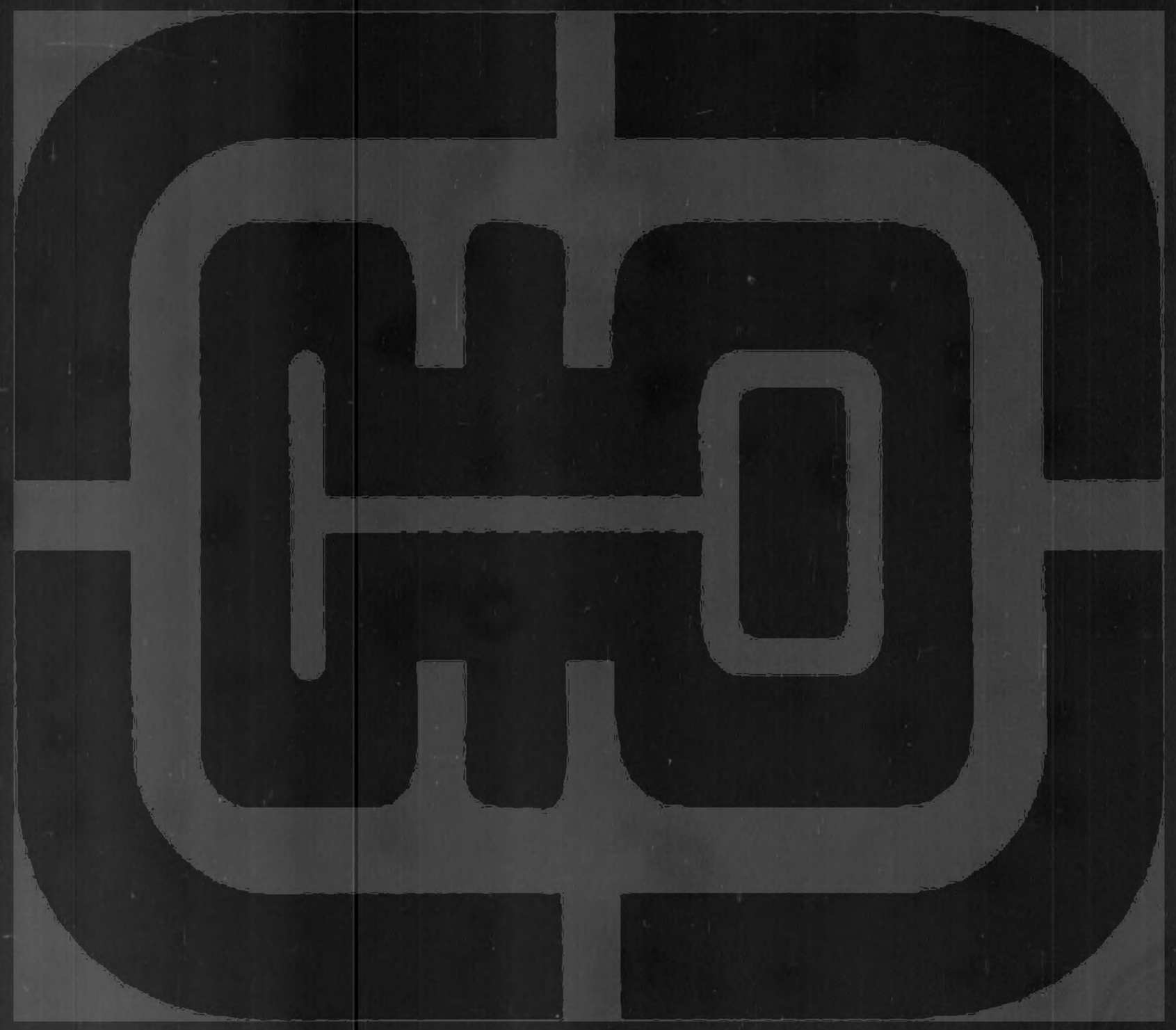

雙槐歲抄卷第六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至我　朝太宗文皇帝因潛淵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輩作爲八景詩傳播海内天順辛巳端午節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　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即前所謂八景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垂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郊時

雨南囿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　賜扇扇面
御製清暑解慍二歌大槩言爲臣者仰輔
上德俯恤民隱助隆代天之績云爾蓋
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鉸書經傳格言以示訓
飭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内殿賜象骨銀釘鉸扇
然但畫以物象其有
御製詩惟此二年爲然

太玄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
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闕氏之洞極二十
七象司馬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
攷之太玄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礥曰閑曰少曰
戾曰上曰干曰狩曰羨曰差曰童曰增曰銳曰達
曰交曰耎曰徯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夷曰樂曰
爭曰務曰事天玄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曰
親曰歛曰彊曰睟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遇
曰竈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
永曰昆地玄曰減曰唫曰守曰翕曰聚曰積曰飭曰
疑曰視曰沈曰内曰去曰晦曰瞢曰窮曰割曰止
曰堅曰成曰闕曰失曰劇曰馴曰將曰難曰勤曰

養人玄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止曰安曰燠曰實爲天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紊曰悖曰靜曰平曰序爲人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燎曰幾曰抑曰寘曰通爲地潛虛五十五行曰元曰衰曰柔曰剛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覿曰繇曰憐曰得曰罹曰耽曰肯曰郤曰庸曰妥曰蠢曰訒曰宜曰恍曰喆曰戛曰特曰偶曰睡曰續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禋曰準曰資曰賓曰戚曰斁曰乂曰績曰育曰聲曰興曰痛曰泯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太玄優矣邵子以雄知曆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作洪範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剥之罪當是時清商厲起義氣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蝱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尋謫死于南雄

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踪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鸞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適友人秉陽王進士良璧琰至相與質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邪二十八字眞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耳余曰子可謂善爲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

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惟曾學士棨巢睫集而已入選者亦惟曾詩爲佳七言以詠物弔古爲難劉伯温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物弔古使無題亦難倩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云蒼筠織簟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搖

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可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荆公墓云天津橋上鵑聲急巳下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揺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且謂國朝詩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巳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滓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黄簾緑幙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瞿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爲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吟斷梅花月有痕華表柱存遼鶴返少微光霽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酹酒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消魂陳開即墨牛爭觸戰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矻立中流任吐吞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黄冠初入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

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稻水雕籠
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幌學舞長疑在綺筵
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尚依然嘉禾陳延齡
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渾覺猒膻腥兩
宮環珮烟塵迥百戰河山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
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
不忍聽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
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
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巖
山色在崢嶸樓閣屬浮圖此數詩大類元體亦未
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尚有待
乎

禱神弭冦

正統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拋磚弄瓦者予
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
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諳誦焉景泰改元冦果
至先府君在外予啓神櫝抱主避之而冦去先府
君歸日益諷誦以予幽盛經供奉嚴潔是年六月先
府君遘疾十二日琉璃燈墜焚函經七卷燬盡無
餘案卓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捐館亦異事也禱

神一念精誠遂致羽冠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豈待外求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

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爲滿城縣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徧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帥郡縣吏齋沐禱于祠下旬月間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項氏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

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史記甘羅傳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者此也第土人誤謂記耳旻以大臣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祆鬼是禱亦可笑也已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澄嘗作原理予愛其稽據明白分爲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內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

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圓如虛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摶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爲辰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烝之中有光耀爲星二十八宿及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自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

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五日以前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過三度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爲右

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筭耳天傾倚於北如勁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北方故曰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晝短而晝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晝長而晝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爲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

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爲氣盈月之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爲逆其行與天等則爲留其行不及天則爲順日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于甲全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

象巽下弦時晨見于丙下暗已多而上猶明象艮晦之時晨見于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夫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爲氣陰爲質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偏說也觀此則理學類編諸書所言渾儀曆法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皇極觀物

邵子皇極經世所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解之者未有能指其爲何物祝氏鈐朱隱老集說諸家皆不能明亦惟草廬能言之其原理下篇曰天有四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用土石地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
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
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
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
精爲夏之暑月之精爲冬之寒星體光耀爲晝之
明辰體昏暗爲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爲雨火氣外
旋而爲風土氣上蒸而爲露石氣內搏而爲雷人
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爲首猶天之日月
星辰也脉髓骨肉爲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illegible]
脾腎四藏屬天肺肝胃膀胱屬地指節十二合[illegible]

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
地之法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
者鴻鵠鷹鸇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鶩鷄
鴨鳧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隼鳩燕雀之
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蜓之屬體之
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
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
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
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栢之屬性之木木之性
也木走者樟櫸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棫

樸荆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木芙蓉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菘芥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觀此似是創自胸臆他無所據容或牽合終不若上篇之純耳余謂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寅爲開物戌爲閉物其源出於佛老佛氏之書曰過去名莊嚴劫現在名賢劫未來名星宿劫謂之三世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沸湧生大沫吹置空中從

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下烟起漸至磨滅此即開物閉物之說也然猶未詳也老氏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劫東方起自子曰龍漢爲始劫一炁孕於空洞之中大無之始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混沌溟涬如龍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方起自寅曰赤明爲成劫運推數極三景開明猶皇極開物之會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午曰開皇俱爲住劫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于戌曰延康爲壞劫以日言之爲夜以人言之爲死猶皇極閉物之會

也然則皇極觀物之云者其殆二氏之緒論哉

性敏善斷

武城王道亨士嘉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爲大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瞽者齎鈔百緡醉卧城南荆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荆樹爲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皆競從之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罷代府内藏失鈔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由王以道亨有知畧召問之道亨至察視氣樓似有物嘗往來而非人跡疑爲狙所竊乃列幣庭中伺

狙過而伺焉一狙果攫取之因詰其主主即欵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請决焉母老就養山陰嬰疾忽氣絶道亨哀號聲徹天地母得復蘇由此治行聲名大著察遷方面正統初官至禮部侍郎初道亨五歲而孤母教之聰敏好學遂爲邑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絶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鄉先生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冠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所言

龔指揮氣節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大小巷道首尾俱粉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鄉村大者立望高樓於四隅小則立於其中編各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夜則輪宿重屋鳴鼓擊柝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輸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其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至是懼討乃刑白馬歃血誓衆遂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僞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爲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咋諸途陳韶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

詔以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

原件短缺

副參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
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
次建寧而茂七先攻郡城爲延平官軍所殺傳聞
張楷詩有句云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
紅遠近憂歎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餘黨推
茂七兄伯孫爲主傳聞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於
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
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
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
丞周鑄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香山教諭平南張公輝以廣右解首自負文學爲
人甚溫雅疎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來主師席忽
見廨舍井中有人衣紅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
罵之走上蓮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丞爭坐位
交相拳毆歸投井死縣官收斂輝畢遂塡其井其
子孫至今貴顯豈輝有學行天于非命天故報之
獨厚歟

旌忠祠

英廟九齡嗣位寵信司禮太監王振竊弄威福或請
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不允一日　召英國公張

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見便殿宣振至前戒諭之正統壬戌　太后崩振恣肆作大宅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自撰碑文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今陷虜中及爲虜用籍其家產玉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族黨皆坐誅夷宅没入官改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　詔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想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勑賜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寅緣以孝行被旌

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任以語州人羅綺時綺以副都御史降叅政家居爲人奏其謗訕皆獲罪許學士彬積不平賦詩曰忠臣偶爾陷　車駕孝子胡然傷髮膚智化寺中祠屋上薊門風峻夜啼烏

王忠肅公

王忠肅公翺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李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英廟臨前楹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　命遂不及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　賜綺一端

扣謝而出　上益知其誠恪可用嘗至東閣立候
遥見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竪談笑公呼之謂曰
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　奉
天門御榻豈嬉笑處邪其敬慎如此馬恭襄昂代
公總督及入爲大司馬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
諾也夫人爲壻求遷官至下跪公叱罵之終不遷
每遇銓除人無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既陞參議
出至通州病還公爲奏聞有　旨仍舊職恂怨公
遇于朝捽公毆之公凝立不動觀者謂恂必得重
罪公具言恂實喪心奉　旨罷其官令有司妨閑
出入而已景泰時召妖妓李惜兒入宮優人張甚
通同東廠邏者害及舉子予在太學上疏言正身
正家六事禮部奉　旨本無他意楊興濟善必欲
文致予罪以問公公徐曰　皇上光復之初乃首
罪一監生邪善赦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盡書也

薛尚書論禮樂

天順改元薛公繼遠自戶部郎中超拜本部侍
郎從人望也予上疏時獲免罪責公有力焉尋延
予長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謂予曰向使禮部說行
子固今之陳東也然宇宙內事當視爲性分子其

勉之公博學無所不通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皆涉其要嘗出周禮及逸周書示予曰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祀于社所以弭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在一處蓋泰壇方三百步四周爲澤宮據魏儒劉芳言則壇有四門門外爲四郊觀覲禮大畧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日至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爲九變陰陽相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在一處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我太祖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禮意當時耆儒汪克寬謂祭天必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觀此二書則可見矣其言天官書以日及斗爲主語多不能盡憶公本廬之無爲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書謫海南因家焉故舉吾廣鄉試正統壬戌進士終南京兵部尚書最諳國家典故所履有聲爲時名臣

張都督不欺

南京僉都督鳳陽張九衢通文武全材也初守大同與石亨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爲友壻最相得亨迎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將爲公及鏞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効勞敢欺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黃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可謂賢矣

公博通經史尤善吟詠詞翰傑出一時大書遒勁有體予在學時頗好作詩公謬見重期予大用謂於詞章相貌徵之嘗爲作坊牌扁及友琴堂大字今公沒已久而予碌碌負公每睹遺墨爲之黯然

馬楊二義上

天順中有二義士曰馬士權楊塤初御史楊瑄劾奏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侵占民田　上從徐有貞李賢言以瑄不避權倖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以告亨亨入訴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

悉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
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問之鞫謂其阿
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下有貞賢于獄會有風
雷雨雹之變降有貞賢參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參
政御史盛顒等調知縣瑄鵬俱戍鐵嶺衛會薛瑄
致仕去欲用王翺翺薦留賢爲吏部侍郎亨慮有
貞之復用也令人僞作給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
過惡語甚危激秉彝久卧病則以貌肖者持上之
命訊秉彝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言因譖有貞
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爲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獄考
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
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
其逆謀之理都指揮門達等竟不能折會孝天門
災肆赦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猶以詐爲制文當
斬奏聞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發金齒爲民
士權亦免其後門達怙寵驕橫惡同僚袁彬賢直
不屈乃使邏卒發其陰私考掠成獄彩漆雷匠揚
塡憐之疏言昔者　駕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

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錄
則死無憾併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
進
上令達逮問達緩塡死令誣大學士李賢主使塡陽
應諾達遽以聞遂　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塡
言事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大阻而彬猶降黜未
幾
英廟賓天言官劾達罪謫戍南丹以死彬得復官嗚
呼天下禍機多由於激向使瑄言甫行而鵬等俟
其終則衣冠之辱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
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有貞特天幸爾
吾於二士乎有感

非非國語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栁子厚
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
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
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
同邪異邪豈紹述而勦取之邪求其書不可得盍
亦罕傳矣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闢庸蔽怪誣
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焉

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毋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其可以盡非邪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其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餘類此者不容枚舉此所以來三子者之喙與